

生活律動

北京的地鐵站，文青範兒越來越濃。有的整個月台、廊道通體的一片青花瓷；有的牆上《金陵十二釵》，連綿幾十米如巨大的紅樓屏風；有的則貼滿了瓷片，上面布滿後現代主義的抽象線條、銳角加漩渦。總之，每一個站都不同。

某天，赫然發現站台牆上張貼了一條標語：「生活是種律動，須有光有影，有左有右，有晴有雨；滋味就含在這變而不猛的曲折裏。」初看起來，似乎有點「雞湯」味道。實際上，這出自老舍的散文《小病》，後面還有一句是：「這個，照直了說，便是小病的作用。常患些小病是必要的。」

按照老舍的「小病論」，偶爾小病，鬆弛一下精神，能體會到家人的關愛，感受到生活的溫情，讓工作不至於太繁瑣，身體不至於太擰滿發條，是非常必要的。但他也說，類似的「小病」，「社會上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，差不多是一種雅好的奢侈」。的確，看着地鐵上睡眼惺忪、哈欠連連的「996」上班族，網絡上自我吐

槽的「程序猿」、「設計獅」、「公關狗」，誰敢奢侈地小病一下呢？

凡人自然更不能像拜倫那樣，祈求自己能患上肺結核，以使用白手帕捂着嘴，博得更多的偏愛與疼惜，或者像蕭邦那樣「優雅地咳嗽着」，也沒有條件像黛玉那樣，弱柳扶風。

在我看來，「小病」其實是老舍的一個形象概括，不是一定要生病，而重在自我內心的調試。北方的秋日午後，騎着單車穿行在林蔭路上，兩旁的樹木一格一格地過濾着溫度剛剛好的陽光，樹影斑駁，黃綠渲染，風的濃淡也正相宜。這種節奏，就是一種有光有影、有左有右的生活律動，既不烈如搖滾，也不像高山流水那般太過緩慢。

此時，耳邊會想起那首簡單到只有一個歌詞的曲子「DALEN DALEN……」，歌名就叫作《我在那一角落患過傷風》。這名字，實在是太與「小病」應景了。



此時此刻

見到陳倩倩，一別已十七載。當年我在北京報社工作，她從海政歌舞團脫穎而出，主演中國首部音樂劇電視連續劇《水果姑娘》，她的《異想天開》專輯出版時，蟬聯內地排行榜榜首。倩倩祖籍山東，面對媒體落落大方。那些年，她成為央視各大綜藝晚會的主演，奔波於全國五十多座城市唱遊。我後來轉入影視生產企業，很多音樂圈的朋友就淡化在時光裏。

具張力，用女聲成功演繹了男聲的作品，剛柔相濟。

這周她回北京探親，我們久別重逢，才得知她已隨丈夫定居香港，早已淡出歌壇。兩年前，她以香港歌手身份參加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文藝晚會，與廖昌永、王祖藍共同演唱了晚會壓軸歌曲《天耀中華》，這是她近十年的唯一的演出。定居香港前，她完成了聲樂碩士學位，師從歌劇表演藝術家迪里拜爾女士，美聲唱法的歷練使得她能嫺熟把握不同風格作品，便有了不同凡響的《在此刻》。她說很享受錄音棚裏的時光，歌聲與音樂成為主角，她正籌備她演唱的歌劇經典的發燒碟，是對恩師迪里拜爾的匯報，也是給香港聽眾的一份禮物。



今年國慶七十周年，香港朋友在戲院看了北京「十一」大閱兵與國慶遊行慶典的高清電影紀錄片《此時此刻》，同時給我轉來一首歌《在此刻》，演唱者便是久違的陳倩倩。這首歌是作曲家王備作品，詞作是女詩人葛根塔娜，歌唱家韓磊首唱，王凱、胡歌等影視明星在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上演唱後，家喻戶曉，但女聲獨唱版卻是首次面世。「歲月長河，東去的浪漫還是悲歌，誰只因柔情相伴烈火，我相信心中的陽光，永不曾謝落」，歌中所唱何嘗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壯麗七十年的風雨兼程！陳倩倩的演唱細膩雋永，在副歌部分高音又極

渣男

母親出門碰到老同事，聽她抱怨自己的「渣男」丈夫，整整說了一路。此男也真奇葩，結婚二十多年，兒女雙全後，忽然搬出家門，在城郊結伴租房。然後去婚介中心登記，稱「妻亡，有房有車，月入過萬」，居然就開始與人約會，騙局被妻兒揭穿後才悻悻作罷。以上只是故事梗概，敘事者的情節描述可要曲折離奇多了。

「渣男」丈夫的約會對象怎麼找上門來，她和女兒如何跟蹤追擊，在婚介所看到填寫的表格時又有什麼心理活動，繪聲繪色，聽着像《知音》雜誌的作品。除了這樁「醜事」，渣男還有其他佚事。在兒子婚宴上翻臉不認人，說親生兒子是「養子」；女兒女婿回家住一晚，還要收水電費等種種劣跡。既然夫妻關係已經鬧得這麼僵，為什麼一直沒有離婚呢？這位在本地小學界非常出名的特級教師卻說：夫妻該白頭到老，總覺得離婚丟人。

夫妻感情破裂還不離婚，或者離婚了還同住一個屋檐下的例子聽過不少。有時這種居住安排甚至造成了家破人亡的慘劇。當事人的想法不外是為了孩子，為了家庭的完整，能湊合就湊合，一把年紀不要再折騰了。這種情況在中老年中尤為常見。他們的早年生活經歷和時代氛圍，包括上山下鄉，回城尋工，中年下崗等，限制了個人選擇，也影響了婚姻觀。

當然，婚姻牽涉複雜的情感與現實問題，不能說委曲求全一定是錯誤。動輒一拍兩散，閃婚、閃離也未必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。只願這句名言：「已經這樣，還能怎樣，就這樣吧」，代表的是清醒的妥協，而不是沉默的絕望。



莫把愛好當技能

我有一個感覺，一種漫不經心的文化正在蔓延。有的網絡劇情節很精彩，演員很賣力，字幕卻錯字連篇。幾個月前，我追過一部古董行業題材的網劇，劇情很吸引人，演員台詞和字幕卻出現了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「張國維」。看這樣的劇好似嗑瓜子正起勁時，突然嚼到一粒爛的，連連啞口不及，已是心情大壞，興味索然。有一次，女兒聽一門火爆的少兒網絡節目，老師竟將「鬻」字念成了「粥」，更令人驚訝而着急。

印象中以前的文化產品頗為精細。一個編輯，一年可能只做一本書。拍一部電視劇，可以籌備好幾年，從培養演員欣賞古詩開始。現在大大提速了。原因或許很多，網絡發展是其中之一。互聯網好像降低了專業的門檻。話癆成了「評論員」，寫手成了「作

家」。時間一長，「愛好」與「特長」就不太分得清了，有時候也可能是不願分清。

愛好、特長，還有技能，就像汽、水和冰，可以互相轉化，但不是一種東西。一個愛好，在時間與精力的滋養下，可能變成特長，繼而轉化為技能。有位書法家對我說，他每天要臨帖，一個書法家如果不臨帖，就好像學者放棄讀書，農民放棄了種田。看來，技能需要時常操練，長久不用，一退而特長，再退就成了愛好。

如此說來，技能是深度發展的特長，而特長是被鑒定過的愛好。承擔鑒定功能的是專業的人士或機構。鑒定者是專業領域的把關人。網絡世界裏所缺少的，大概就是這樣的專業鑒定機構。

凡事總有兩面。互聯網發展早期，打破



獨自遠行

內地作家余華的小說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，寫青春在社會上的飄泊和成長。這與美國經典青春小說《麥田的守望者》一樣，在年輕讀者中引起了共鳴。

我在更小的時候，也有過出遠門的經歷，那年十七歲。和當今許多中學生一樣，那時的我也曾有過飄渺的明星夢，高考時想去考個表演藝術學校。但那年那學校在南方只設武漢考場，要考得從廣州遠赴武漢。

忘了是怎麼向父母開口的了。感謝我開明的父母，竟答應滿足我的心願。母親說了一句：「不去考一次，你是不會死心的。」真是知女莫如母啊。

記得一切：報名、辦准考證、買車票、收拾行李都是自己去的。在列車上坐對面

的中年女人問「出門何事？」我以少年的簡單純真老實回答了。女人笑笑看了看我那時還沒長開的個子：你考不上。我瞪了她一眼。到武漢在考場邊租了家簡陋乾淨的旅館住下。

那女人一語成讖。那次初試雖順利進入了複試，後就沒下文了。這次出遠門交了兩個終身的朋友，這是大收穫。藝校未錄取，但考取了內地最好的大學之一，實是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這更是讓終身受益的更大的收穫。

到大學畢業時，又忽發奇想，想去看看泰山，雙親又大地地應允了。和一個大學的閩密同行，登上泰山看了它的夕照和日出。和閩密分手後，我獨自坐車船到青島、上海



黑夜之鳥

那天晚上，窗外傳來嗚叫聲，打開窗簾，一雙閃閃發光的寶石在黑暗中閃爍，我被那黑暗中的光芒深深吸引，欲伸手去取，但一舉步卻墮進深淵，而寶石竟幻化出一對翅膀，拍翼飛去，醒來已是早上。

我無法忘記夢中見過那長翅膀的寶石，於是在網上瀏覽着圖庫，結果找到了牠。大大的眼睛，卻不能轉動，頸短頭大，頭部卻可以二百七十度扭轉，總是給人神秘的感覺，那是貓頭鷹；貓頭鷹只在晚間發現其蹤影，日間則多躲於山洞或屋檐內棲息。村上春樹對貓頭鷹也情有獨鍾，在小說中就刻意加入貓頭鷹的角色，靜靜待於屋頂中鳥瞰着一切。

在神話中，貓頭鷹跟女神脫不了關係，

希臘的阿典娜、羅馬的密涅瓦都象徵智慧女神，兩位女神都與貓頭鷹如影隨形，密涅瓦身旁的貓頭鷹代表理性和智慧；而被喻為智慧之神的阿典娜盾牌都刻有貓頭鷹的圖像；夜魔女莉莉斯亦伴隨着一隻貓頭鷹在其右左，莉莉斯是亞當的一任妻子，世界上第一個女人，比夏娃還要早，但此女性格剛烈，不願附從於男人，最後出走伊甸園。傳說夜魔女專獵殺初生嬰兒，最後成為黑魔法的初創者，女巫的第一人。

貓頭鷹和女神們扯上關係，多少與貓頭鷹為夜行動物有關，貓頭鷹出現在晚上，黑夜和月亮均屬陰性化的象徵，代表着女性標誌，從神話當中，我們看到智慧的誕生和嬰孩死亡均由貓頭鷹代表的女神/女巫而來

，這與集體潛意識內的大母神原型有關，中間亦有正面有負面形象，就如我們對母親的情意結一樣，有愛有恨。

村上小說和我夢中的貓頭鷹都在暗角窺視着我們的生活，或許就如小孩祈求母親的注視和保護一樣，當我們在生命中緊透的時候，還是會想起母親，我們生命滋養的泉源。



出土文物揭真相

所謂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，研究歷史、文物和做人一樣，應該時刻抱着鍥而不舍的精神，不斷追尋，從事實或實物辨認中力求真相，並非人云亦云和故步自封，才能推陳出新，鑒往開來。

有時古籍名著也不免出錯或有所疏忽，甚至因為實物資料等不足，以致想當然，或憑一己之見，妄作揣測；約定俗成的觀念更不一定對。我們不應盲目全盤接受，要有質疑的態度。像戰國時代，張儀和蘇秦分別以連橫與合縱的策略，助各國爭天下的歷史故事，大家都耳熟能詳；但一般人甚至很多教科書皆根據過去的史書與傳統說法，把張儀和蘇秦說成屬同一時期的戰略家（說客），經常對決，互相利用和鬥智，像武俠小說人物拳

來拳往，見招拆招；可能因為二人皆曾先後拜「鬼谷子」為師。

不少古籍更指蘇秦死於張儀之前，蓋其「合縱抗秦之計為張儀所破」，遂至齊為客卿，與齊大夫爭寵而被刺死云云，言之鑿鑿。這種積非成是

的看法，終於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翌年一月期間證明舛誤失實。那時，湖南長沙古城東郊五里牌外的土丘「馬王堆」，出土了珍貴的古帛書——《戰國縱橫家書》，使埋沒兩千多年的蘇秦書信和游說辭十六章重見天日；經考古學家和一眾專家鑒證與年代檢測，真確無誤。

這些出土文物表明蘇秦的「合縱」戰術行動，是在齊閔王統治期間，即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前二八四年；而張儀證實死於公元前三〇九年，亦即死後九年多，蘇秦才開始周旋於六國之間，提議合縱抗秦。試問二人並非活動於同一段時期，又怎會「對決互鬥」呢？結果，出土實物揭出真相，戳破了以前史書的一些推想臆測。

另一例子，是像附圖的鴨形陶泥壺，有些早期出版的陶器專書，竟然信口開河，有的說造型始於西漢，指那時的陶塑器皿「富創意」，有的說戰國時代河南一帶才有此造型；俱不知何所據。

其實，一九七七年青海民和出土了附圖這件泥質彩陶鴨形壺，經碳十四年代檢測和共生期等等驗證，確實是新石器時代馬家窑文化馬廠類型的獨創陶藝品。終於出土實物提供了有力證據，粉碎謬論。



「青年到何處去」

生理想的新環境，然而現實卻是自己難以融入其中，原本對革命的神聖想像在工作中受到打擊，與部領導、同事間的摩擦，以及為實現理想所做的努力和產生的困惑，都混雜在一起。

小說發表後，起初受到好評，普遍認為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義的作品，但很快被批評為有所影射，作者也因此被劃為「右派」，直到二十多年後才得以平反。其實，說起創作初衷，王蒙早在一九五七年就道出：「最初寫《組織部

來了個年輕人」時，想到了兩個目的：一是寫幾個有缺點的人物，揭露我們工作、生活中的一些消極現象；二是提出一個問題，像林震這樣的積極反對官僚主義卻又常在「鬥爭」中碰得焦頭爛額的青年到何處去。」可見，相較於對官僚主義的揭露和解剖，作者更為關注的是年輕人在走向生活、走向社會、走向工作以後的心靈變化。在他眼裏，青年知識分子如何在日常中保持理想主義並且繼續成長，這樣的疑問遠甚於政治問

題。小說在林震敲響了區委書記辦公室的門處戛然而止，開放式的結局，留人遐想：他會繼續堅持自己理想化的抱負，還是開始自省進而走向成熟？

如今六十多年過去，時過境遷，這部作品作為文學史上的名篇，不斷地被重讀和解構。「青年到何處去」，依舊被頻繁地提起，仍似一個未解的問題。

